



囡途上的尊重

鱼在洋

1

有的事情惊人地巧合，那一次去西安，等了半小时6路车，后来回来差点被隔离。那是疫情期间，为了参加朋友孩子的一场婚礼。这回又是等6路车，等了半个小时，又让后面的路程成了囡途。

刚进候车室大门，老鱼看见玻璃窗外，一辆开往西安的车正转头驶离，另一辆车缓缓地驶向西安的牌子下，心里咯噔一下。看来又得等了。

接了杯水，上了厕所。上车的时候，老鱼问检票员车几点走？人家说一点半。老鱼心里暗自叫苦，下午4点的火车可能要赶不上了。

人着急时时间过得慢，半个小时似乎比半个世纪还漫长。

本来车上要打个盹儿，补个午觉。就因为一个小时的耽搁，赶不上趟，没心思睡了。到纺织城的城东客运站，至少3点以后。公交慢，出租堵车，地铁最快，但还得换2号线，赶不上。火车开车前10分钟关闭检票，也就是说只有几十分钟的时间往前赶，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

老鱼在班车上发微信，让上海的孩子给改签车票。当天最早发的就剩下下午4点半的K656了。孩子说没座位了买不买？老鱼回复，没座位也得买。到客运站时，已经3点20分了。

老鱼到西安来熟车熟路，七拐八拐用支付宝扫码，走到气派的西安站广场，已经4点了。

K656已经开始检票了，刷身份证。下台阶到车前时发现是杭州开往呼和浩特的路过车。

2

时间还早，先喘口气。老鱼点根烟，稳定情绪。老电影里面的人物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，都要先抽根烟，刺激下脑子，想想对策。

老鱼忽然想起小包里还有一个红色的小本子，是全国通用的记者证。

老鱼当编辑出门少，很少用过。只是那天出门的时候，突然在另一个包的夹层里看见了它，想着说不定能用上，又不重，就装上了。

初掉烟头，老鱼让乘务员扫身份证。乘务员说你是18车厢“五座”。老鱼耳朵不好，从拥挤的人群里挤过去，五座早坐了个女人，在玩手机。

座位都满了，过道也立着没座的人，就连厕所门口，也有几个小孩子，坐在大行李箱上。车上人多得一眼望过去全是脑袋。

空调没开，老鱼背上湿了。手里没有纸质票，没法与别人争座位。就让孩子把订票图片发过来，老鱼一看确实是18车厢，但是是无座，不是五座，多亏没与那女人理论，要不白伤

脸，惹人笑。老鱼放眼一看，无座的人站满了车厢。大人说笑，小孩吵闹，连放背包的地方都没有。

3年的疫情把人们憋疯了，在这个暑假领着孩子出来玩的人不怕拥挤。这么便宜的车，这么热的地方，还脸色平静，处之泰然，看来穷人还是大多数啊。为了诗和远方，带着孩子，出来走走，受点罪也值。

老鱼60岁了，出去开个会，站上六七个小时，不是要老命吗？

车要开了，一个50多岁的列车员在锁门。老鱼递过记者证说，能不能给个方便？找个座位？老列车员接过去，看了看说，到14号车厢找列车长，他有办法。

这个红本本还是管用的，可那么多人怎么挤过去啊？要人海里挤着穿越，穿过18、17、16、15四个车厢。过道全是人，他们不让我咋办？

老列车员先笑了，说就像我这样。他大声喊，让开了，让开了，让过了。老鱼跟在他后面，过了18车厢。他说，下来你自己找座。

他的声音大，又穿着制服，因为他这里是这里的主人，老鱼的声音小，人们却都是有礼貌的尽量让开条窄路，让我挤过去。

过了15车厢，老鱼长出了一口气。马上就要到列车长待的餐车了，老鱼心里有点紧张。他们要是不认怎么办？活人不能叫尿憋死，一咬牙，走进去。

3

14车厢的餐厅里也坐满了人。靠近吧台的两个座椅上，坐着4个穿铁路制服的人。老鱼鼓起勇气，走到那个40多岁、黑瘦的、胸前佩戴着列车长标记的男子跟前，还没来得及说，列车长就问，有事儿吗？老鱼用普通话说，想麻烦你给我找个座位。老鱼把红色的记者证交给他，他看了看，交给旁边一个50来岁，也穿铁路制服，佩戴着党员徽章的人。

列车长说：“就坐那儿吧。”找了个靠窗的位置让老鱼坐下。

列车长问还有什么要求吗？老鱼说：“我到榆林开个会，六七个小时，实在是站不了，有个坐的地方就行了。”

正说着对讲机响了，他就匆匆忙忙走了。那个佩戴党员徽章、戴着眼镜的同志姓陈，和我随便聊起来。看来他是一个搞党务工作的人，对于新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很了解。

他们这趟车竟然是从我们商洛开过来的，他用手机在网上查了，丹凤、商洛都有站。隔行如隔山，我小时候没见过火车，以为能成天在火车上跑是天堂里的生活。没想到老陈说，谁都不容易，跑火车，吃不好睡不好，老人没空孝敬，儿女没空陪伴。到了杭州那么美

的地方，只有3个小时整理内务，连西湖也逛不了。年轻的孩子新潮，点外卖送到列车上，列车上也不省心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都得操心。过去有在列车上生孩子的，得我医生，有打架的，得制止，严重的得送派出所，有逃票的，得验身份证。现在懂法的人多，还怕别人诬告。你没看见列车长身上戴着执法记录仪，就是留下证据，免得恶人告状。

别看年轻人在高铁上，看着舒服，大家都不知道，服务员是不能坐的，一直站着，七八个小时跑来跑去，好多人年纪轻轻就静脉曲张了。做服务工作，不容易呀。

有了高铁、动车，绿皮慢车也停不了，民生工程呀。底层百姓要出门，没钱有时间，还得坐绿皮。这不，加挂了几节车厢，还这么多没座位的。K396的事情你知道吗？抖音上很火，是我们的局。

7月30日，受强降雨影响，K396次列车被迫滞留在北京门头沟落坡岭站。面对突如其来险情，列车长启动了应急预案，召开了“三乘”党支部会议，召集了党员突击队，制定了应对计划，迅速进入临战状态。

餐车食品告罄，乘务员自发改将自己的食物分给旅客。在暴雨中，乘务员多次往返，将物资搬运回来，确保食物充足供应。他们还将剩余的大米熬成米粥，分发给大家。在通信信号中断、路基冲刷的情况下，乘务组迅速将旅客转移到安全地点避险。经过多次努力，他们顺利将所有旅客安全撤离。

老鱼和老陈聊得很热火，还加了微信。从大社会到小列车，骗了几个小时候。

老鱼没想到，自己在职业尽头，还能得到尊重。日常的尊重是礼貌和教养，囡途上的尊重是关爱和真情。老鱼当然知道，他们尊重的不是自己，是记者。

记者是这个社会的良心，是美好东西的挖掘者和报道者。洪灾中英雄事迹的报道者，一定是记者。他们把对那些记者的尊重好感，转化成了对每一个记者的尊重好感。

相信他们要是在洪灾里的K396上，他们也会对得起铁路制服，一样是英雄的模样。

4

列车长很忙，动不动对讲机就响了。车过了延安，他才能坐一会儿。这几个小时里在老鱼面前，他处理了好几件事儿。一个学生提前返校，他优惠的票据要在手机上处理，列车长得指导年轻人操作。一个年轻女人坐过站了，来询问怎么办？补票。两个小男孩，怯生生地站在列车长面前，说：“列车长叔叔，15号车厢，空调太冷了，能不能调热些？”列车长用对讲机讲了几

句，给孩子说：“放心吧，你们回去，马上就热了。”两个小男孩相互一笑，齐声说着谢谢叔叔。

到了饭点，老鱼自己想点餐。列车长拦住说，给你炒个菜。老鱼要扫码，他坚决不让。意思是，要扫码就大见外了。

北方人的豪爽，工人老大哥的大气，都写在列车长那张让人无法拒绝的脸上。

老鱼一个找别人帮忙的人，坐在舒适的座位上，吃着炒菜，嚼着米饭，心里还是挺舒服的。老鱼知道，不是自己厉害，都是记者证带来的高看一眼。

那些列车员动不动给老鱼的水杯里续水。水杯口特别小，他们倒水的时候，老鱼总是怕烫了他们的脸。

列车长说：“这是基本功，没问题的，来，我给你表演一下。不能太满，不能烫到自己手。”

他像课本里的卖油翁，背身添水，立马搞定。

再美的旅程总是要到终点，深夜11点20分，榆林站到了。老鱼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要下车了。”列车长坚持穿好工作服戴好帽子，要送老鱼下车。老鱼问那个老陈是啥领导，他说是副队长。老鱼噢了一声，怪不得说话有水平。

列车长把我送到站台上，并向我敬了一个礼，说声再见。他是复员军人，当过消防兵，有军人的气质。

老鱼随着人流往外走，列车也咣当咣当开走了，告别的镜头定格成了一个美好的回忆。

5

躺在返回西安的绿巨人一层卧铺上，老鱼感慨多多。这儿人少，舒适安静，却没有K656上的热闹，没有那亲人般的温暖。

看来身体上的舒服，舒服的是肉体；心里的温暖，温暖的是灵魂。

老鱼喜欢别人叫他作家，不喜欢别人把他叫记者，这一次路上，却因为记者受到了特殊的待遇，受到了尊重。看来记者比作家更受欢迎。

记者和作家都是文人，就像西医和中医，一个快刀斩乱麻，见效快。一个望闻问切，调理再调理，病去如抽丝。其实都是用笔记录社会，留住美好的。

人活着不易，出门在外，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踏上一次囡途。记着别人的好，记着每一次小小的感动。传达你内心点亮的美好，做一点微小的善举，一定也能温暖他人。

记者值得尊重，老鱼以自己曾经是个记者而感到骄傲。也向所有尊重记者的陌生人，可爱的普通劳动者，表达深深的敬意，就像这次遇到的，还每天路过秦岭南坡商洛的，从杭州开往呼和浩特的K656上，知名的老陈，不知名的列车长，还有那些普通的列车员。

是谁家的小狗，一直跟着我，大路上车多……那人看我一脸的忧虑，说就放在这儿，有人来找就让领回去，万一没人来，我们就把它养着，说着就啧啧地逗起小狗来，他家的小孩看见了，把小狗抱在怀里，无限喜爱地抚摸着它说：“如果谁来找它，我就求他把小狗送给我……”小狗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，我心里无限宽慰。
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也许狗之初也是一样，还没长出“看人低”的狗眼，它的眼神是那么清澈、纯净，目光是那么柔软、温和。小狗仰着头看我时那清澈、干净的眼神，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泛起暖暖的涟漪。绵绵秋雨带来的心头阴郁，此刻已经淡去散开了，伞骨上滴滴答答的水珠声，也成了我前进步伐的伴奏音乐，再看路上行人，不再是无奈的苦旅，有了雨中漫步的诗意。

走在路上，我们总能邂逅美好和温暖。一树繁花、一簇新绿、一畦蔬菜、一缕果香，一片朝霞、一抹夕阳，一地月色、一天星光，都让我们心头颤动，眼前一亮。愿我们不再抱怨雨凄风冷，而忽略了那些温暖诗意的邂逅。

诗二首

周晓陆

桃花小镇

桃花已让芙蓉盛，丑石留地泉洗癖。
金宋遗风存浪浪，山乡厚土鉴茵茵。
秦腔秦曲频敲打，浮躁浮书漫囡囡。
金锁锁他三百岁，废都门阙封封神。^①

注：

①欲参观“贾平凹文学艺术馆”，大金锁锁门。

商洛坐盆地，秦岭四围，为“秦岭博物馆”事

幸峪托松沐碧渊，桂花星闪醉熏然。
播蓝来凤天垂翼，鑫铁展颞地涌莲。
揽晋育秦真大父，润南畅北若轻禅。
莫夸四皓商巨累，丹水圭璋可撼天。

小说 方阵

在金秋的微风中，稻田一片金黄，丰收的季节已经到来。站在稻田边，张老汉的心又悬了起来。

由于已是古稀之年，秋季收割这种体力劳动早已变得力不从心，唯一的办法是请帮工。然而，在农忙季节，帮工非常受欢迎。与往年一样，张老汉提前半月提着好烟好酒去了邻村的帮工家，说了好多好话，才请动帮工。

哪知，今年的情况与往年不同，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天，帮工还没有确定准确时间。为了把稻子尽快收割回仓，张老汉又准备了烟酒、鱼肉去帮工家，但得到的消息却是他们暂时忙不过来，回家等信儿的话，这简明扼要的回复，让张老汉心中的期待又多了几个问号。眼看着稻谷在稻田里弯了腰低了头，如果再不抓紧收割的话，可能会出现歉收的情况。

正当张老汉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刘二娃走了过来。他远远地打着招呼：“张叔，我帮工来了。”张老汉愣了一下，有些诧异地问：“你不是也要收稻吗？”“晚几天也没事。”刘二娃笑着说。

张老汉正与刘二娃交谈着，村东头的王老弟也凑了过来。王老弟是张老汉一辈子面和心不和的“死对头”，他也主动打着招呼：“老张，我帮工来了。”

一只支烟的工夫，几个邻居就已经站在了张老汉的田边，有的拿着镰刀，有的挑着担子，大家都是自愿前来帮工的。张老汉看着热心的邻居们，愣了半晌，才开口道：“我可没请你们过来帮工啊！”

这时，离得老远，村主任指挥着收割机也走了过来，难道村主任也是来帮工的吗？之前请都请不动，更别说到田间来看看了。

“张叔，我已经安排好了收割机，这几亩稻谷一个小时就给您收了，其余的您只管吩咐。”村主任高声喊道。

张老汉因为感到惊讶而愣住，连忙走过去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得要好多钱？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

村主任笑着拉住张老汉的手轻声说：“张叔，这是镇政府给70岁以上老人农忙季节的统一安排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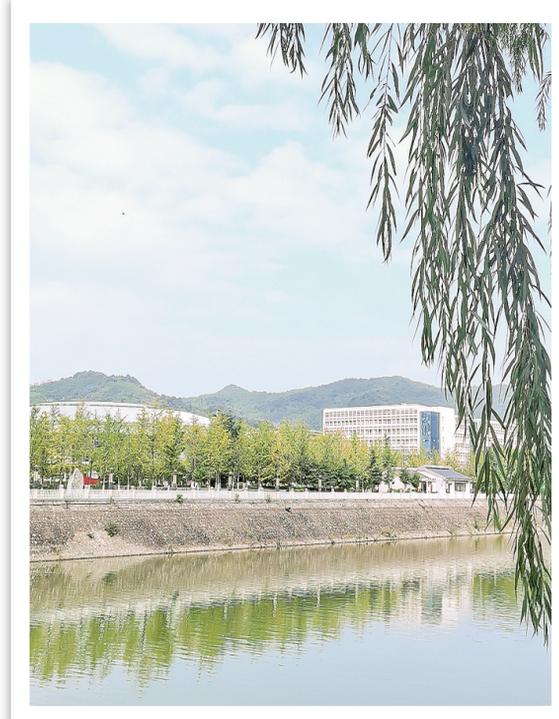
“统一安排？”张老汉一脸诧异，摇了摇头，拒绝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找过镇政府，说没有啥特殊照顾，况且，我已经跟帮工约好了，就这两天来收了。”

最终，村主任指挥着收割机进了田，邻居们撸起袖子也进了稻田，张老汉想阻止却无法说服，只好无奈地说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村主任嘴巴贴近张老汉的耳朵轻声说：“张叔，您只管吩咐就是了，其他就不必劳神费心了。”

在半月之后的一天，张老汉的儿子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。张老汉这才知道，他儿子已经被分配到县政府工作，主要负责农业方面的事务。听儿子说完，张老汉恍然大悟，迅速掏出2000块钱交给儿子，说道：“把这笔钱交给村主任，作为收割机为我们帮忙的报酬。”

看着儿子走向村主任家的身影，张老汉悬着的心终于安然放下了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495期)
刊头摄影 方立

温暖的邂逅

汪海珍

早上出门，天上细雨霏霏，被风吹得斜斜的，无声地落在伞上，更多的雨丝斜飘在身上，很快就“沾衣欲湿”了，但却不如“杏花雨”那样诗意和温情，有一股潮湿的薄凉，由肌肤滴滴渗入心里。淡淡的惆怅和忧伤，从心底滋生，像此时的天色，雾气沉沉。

秋天，是雨的主场，人的视野和心境，几乎都被雨占据了，抬头是伞，低头是水，一片潮湿和阴郁，无心看风景。路上的风景也越来越少，有的退到季节的幕后，而更多的消失在时光里了，替代品是一座座高楼，华丽而高冷。

一挂丝瓜花，总算在视线里添了一些生机。

桥下，一只毛茸茸的小狗，扭着笨笨的身体，叫人心生怜爱。小家伙挺可爱，从哪里跑出来的？一会儿还找得到回家

的路吗？我正疑惑呢，它晃悠悠地跑过来，或者说是滚了过来，圆乎乎的，像个白白的绒线球儿，在我脚边嗅了嗅，就紧紧地贴着我的脚跟，像一团棉花糖，似乎还有点甜甜的味儿呢。用脚轻轻地往后推它一下，它就退两步，你往前走，它又贴上来，朝它蹑蹑脚脚，它抬起头看着我，目光中没有一丝惊恐，只有懵懂和疑惑，很惹人心疼。不由担忧起来，它知道回家的路吗？

马上要到北环大道了，路上车来车往的，这小家伙，哪里知道避让啊，不能让它去涉险！我想起小时候，长辈教的一句顺口溜，“狼怕沙，狗怕抓”，意思说遇到狼了，就朝它撒沙，遇到狗了，做抓地上东西的动作，让狗以为你在捡石头打它，就被吓跑了。至于“狼怕沙”，没有试验过，“狗怕抓”还真的有用，多次

用此法吓退了凶凶地追着叫的狗。谁知，刚蹲下来在身旁抓着，它就扭动着肉嘟嘟的身子追过来，还想舔我的手，真是“初生狗仔儿不畏抓”。无奈，从地上捡起一个小土块扔向它，它又颠儿颠儿地扭着身子跑过去用嘴巴舔一舔，还以为你给它好吃的呢！让人疼、惹人怜。不谱世事的小家伙，哪里知道世事险恶呀！先前那一丝的甜味里，又多了几分不安和担忧。

对待狗狗等小动物，我一直保持着善待生命、和谐共生的态度，遇到特别讨人喜欢的，最多也就多看几眼，很少与它们亲近。这会儿，心却被软化了。蹲下身子，抱起这憨憨的、萌萌的小毛球儿，无助地站在细雨中，四下看了好一会儿，不远处有一户人家门开着，我把小家伙送到那家门口，对主人说不知